



侯门新妇

嫿语书年

海青拿天鹅 著

下册



2013年台北国际书展
首卖书目
风靡两岸三地

再掀魏宫春情
致敬TVB收视经典【洛神】

侯门少贵女，命运多舛，一嫁而再嫁，二嫁权贵豪门。
战乱崛起，为求生存，周旋深刻，一颗玲珑心，穿越乱世，
果敢坚毅百媚柔情，造就烽火烟里最动人的情。

【我自千军万马中，踏过万千颅血】
【仅存一口气也要活着，见你！】

她，落魄权贵，风华玲珑。
姑，驰骋沙场，沉稳闷骚。

情事，皆非你我二人初衷，却是彼此最好的归宿。

传媒集团
艺出版社

侯门新妇

嫿语书年

海青拿天鹅
著

(下)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侯门新妇·嫿语书年 : 全2册 / 海青拿天鹅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513-0598-3

I. ①侯… II. ①海…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6053号

侯门新妇·嫿语书年

主 编 刘 刚
编 著 海青拿天鹅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封面设计 弘果文化传媒
版式设计 黄 芸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20千字
印 张 40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598-3
定 价 50.00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100022

六十七	定亲	001
六十八	产房	006
六十九	妯娌	010
七十	南征	014
七十一	急情(上)	019
七十二	急情(下)	022
七十三	骊陵(上)	025
七十四	骊陵(下)	030
七十五	争执	035
七十六	喜事	039
七十七	火光	044
七十八	野人	048
七十九	苑城	053
八十	罗乡	058
八十一	囚禁	062
八十二	再遇	066



目录

CONTENTS

侯门新妇

谨语书年



八十三	林崇	071
八十四	楼船	075
八十五	邺城(上)	080
八十六	邺城(中)	084
八十七	邺城(下)	088
八十八	出逃(上)	092
八十九	出逃(下)	098
九十	对峙	105
九十一	夕阳(上)	110
九十二	夕阳(下)	114
九十三	汝南	117
九十四	秋凉	119
九十五	扁鹊(上)	123
九十六	扁鹊(下)	126
九十七	魏康	131
九十八	行窃	136

目录

CONTENTS



侯门新妇

嫖语书年



九十九	除夕	150
一百	生产	144
一百〇一	阿谥	150
一百〇二	满月	155
一百〇三	求救	159
一百〇四	营救	163
一百〇五	偶遇	167
一百〇六	漱玉泉(上)	171
一百〇七	漱玉泉(下)	175
一百〇八	劝示	179
一百〇九	烛火	182
一百一十	暗讽(上)	187
一百一十一	暗讽(下)	192
一百一十二	噩耗(上)	197
一百一十三	噩耗(下)	202
一百一十四	阅兵	205

目录

CONTENTS



侯门新妇

嫿语书年



一百一十五	猜疑	210
一百一十六	乱城(上)	214
一百一十七	乱城(下)	219
一百一十八	凝香	224
一百一十九	鸢池	228
一百二十	恶战	231
一百二十一	围城	235
一百二十二	凯旋(上)	241
一百二十三	凯旋(下)	248
一百二十四	辞别	254
一百二十五	梅瓶	260
一百二十六	未央	268
番外(一)	仙山	277
番外(二)	徐后	282
番外(三)	魏郅	298

目录

CONTENTS



侯门新妇

谨语书年





六十七 · 定亲

西室房顶塌坏，动静很大。

魏催和郭夫人都还未休息，听得消息，立刻来查看。

“屋顶塌了？可伤了人？”魏催见到魏郟，开口就问。

“父亲，坍塌的是西室屋顶，并非主梁，无人受伤。”魏郟禀道。

魏催到西室前望了望，见果然没有大事，面色稍霁。

“幸好无事，神灵庇佑。”郭夫人舒了口气，合掌祝道。

没多久，府中其他的人都赶到了，还惊动了附近住的族中叔伯。魏昭、魏平、魏慈等人都赶来了，周氏她们也随着来到，围上前来慰问压惊。

众人叽叽喳喳，府中管修葺的家人很快查出了原因，说西室是前些年扩建的，房梁与主室不连贯；又兼用料恐怕不够结实，许久无人居住，霉变生虫，以致松散坍塌。

这话听得勉强在理，众人却觉得不那么信服。

“扩建的房屋到处都是，哪有住进个人就坍塌的道理？”有人道。

“就是。这几日无风无雨，茅舍都无恙，何况是这正经的大屋？”毛氏亦皱眉小声道，说着，却将眼角瞥向任姬。

众人议论纷纷，眼神却多少有些和毛氏相似的意味，心照不宣。

“伯成，”一位族中老人面色凝重，对魏催道，“房屋崩坏，恐非吉兆，请方士来看看才好。”

魏催抚须不语，片刻，目光落向我和魏郟这边。

“明日往庙宫请高人来卜上一卦，再找匠人来修补。”沉吟片刻，魏催对管事道。

管事答应，片刻，询问道：“主公，这西室坍塌，暂且住不得人，是否将任姬移至东室？”

魏催看向任姬。

任姬仍然满脸泪光，娇不自胜。

“任姬且住到佛堂那边的厢房，待房屋修葺完毕再议。”魏催道。

闻得此言，任姬猛然抬头，满是惶恐：“丞相……”

魏催却挥挥手，管事领命下去。郭夫人在一旁，让张氏安慰了任姬，又让我安排家人侍婢，将西室的东西清理出来，送到佛堂。

我领命去安排人手，走开时，瞥见任姬呆呆地立在原地。

心中有些不忍，我却为这个意外的结果高兴，谁让我是正室她是妾呢？

西室塌断的房顶有小半边，从底下往上看，头顶空了一块。地上到处是瓦砾，家人们忙忙碌碌，清扫的清扫、搬运的搬运。

魏安蹲在地上，看着一截断落的木梁。

“阿安，看出什么来了？”魏慈笑嘻嘻地走过去。

魏安拍拍手，满脸疑惑：“这梁断得奇怪。”

“如何奇怪？”我听得这话，问道。

魏安指指那段残梁，道：“这木头若是霉变生虫以致断裂，断口必然参差，可我看到有些地方却是规整，像是……嗯嗯——”

他话没说完，却被魏慈一把捂住嘴巴。

“你看错了，那房梁断就断了，哪儿来什么参差规整。”魏慈笑嘻嘻，目光闪向我，“长嫂忙碌，我等不打扰！”说罢，一只手捂着魏安的嘴一只手揽着他的肩头，笑呵呵地走了出去。

任姬哭哭啼啼地被送到佛堂那边去了，人渐渐地散开，没过多久，我也被魏郅带回了屋里。

他出了一身汗，让阿元打水来，脱了外衣。

我走过去，将巾帕捞起绞干，替他擦身。

魏郅张开双臂，从容自得，似乎很享受。待得擦完，他伸手摸摸我的额头：“夫人也出了汗。”

“一点而已。”我说。

魏郅弯起嘴角：“我替夫人擦擦。”说着，伸手来捞我的腰。

我看着他，没有挣扎。

魏郅似乎对我的行为感到反常，抱了一会儿：“怎么了？”

“西室的房梁，是夫君所为？”我轻声问。

魏郅目光一闪，片刻，笑笑：“胡猜什么。”

“我数三下。”我望着那双黑眸，低低道，“夫君若不承认，此事便过去。”

魏郅有些讶色。

“一。”我张口道。

魏郅的眼睛微微眯起，低低道：“哦？不过去是怎样？”

“二。”我微笑，手轻轻抚着他光裸的胸膛，盘桓片刻，慢慢滑下。

魏郅轻吸了口气，目光慢慢染上炽热的暗色。

“三……”话音才出嗓子，已经被他的嘴唇狠狠堵在口中。

气息热烈，魏郅纠缠好一会儿，唇边挂着得逞的笑意，声音低哑：“我在上。”

说罢，他将我打横抱起，朝卧榻走去。

西屋塌顶之事，请来的方士说是新人八字与这屋宅相克，入住不吉。此后的日子，我很少见到任姬，我和魏邾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魏邾和郭夫人都有点忙碌，其中一件大事，是魏昭终于定了亲。魏邾亲自面见天子，为魏昭求娶公主。天子答应，定下正值适婚年纪的九公主给魏昭，婚期定在六月。

而魏邾那边，他亲自做媒，撮合岑乔两家。

也许是对魏昭断了念想，舅母答应了岑氏的婚事。岑氏家境富足，乔氏亦有名声在外，两家都算满意，商定了日子，四月末就结亲。

郭夫人对魏昭的婚事期许已久，放眼天下，最尊贵的还是皇家。魏昭能娶得公主，令郭夫人日日红光满面。

“夫人，那些家人私底下都说，丞相为二公子娶公主，是有意将来立二公子……”一日，阿元满面忧虑地对我说。

我不以为然。

若摆在去年，我也许会连着几日为此思虑；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事也不过人们说说而已，魏邾在军中、朝中的地位不容小觑，我看不出魏邾有什么必要废长立幼。

不过，人们会这样想，也有我的关系。我不由自主地摸了摸仍然平坦的腹部，新年到现在，又过了三个月，我的月事仍然准时。

“夫人……”阿元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有些愧疚。

我笑笑，安慰地摇摇头：“无事。”

的确，这些事也想不来，况且，眼前还有一件事要我处理——舅母那边送信来，说乔缙不肯出嫁，已经绝食三日。

我来到舅母府中的时候，舅母愁容满面，见到我，叹息不断。

“都是我平日纵容太过，”她用巾帕拭着眼睛，“她一直说要去扬州，我以为她说着玩闹，不想她竟真的半夜里出走。幸得家人发现，若不然……苍天！我这孤儿寡母，怎这般命苦！”

她提到了扬州，我就明白了此事的因由，安慰道：“舅母且安心，我去与表妹说说。”言罢，让一旁的乔恪劝慰舅母，自己随家人到后院。

乔缙的屋子很静，许是怕她寻短，舅母让两名身强力壮的婢子在房中看着她。推门进去的时候，婢子向我行礼，再往里面看，乔缙躺在榻上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她的乳母上前道：“女君，傅夫人来看你了。”

那团被褥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乔缙转头过来，凌乱的头发中间，一双眼睛冷冷。

我料想到她不会有好脸色，让乳母下去。

“听说表妹不愿出嫁，我来问问因由。”我开门见山，语气平和。

乔缙没有回答，仍旧盯着我。

“是我母亲叫你来的？”过了会儿，她开口。

我颌首：“正是。”

“来劝我出嫁？”

我看着她，片刻，道：“正是。”

突然，一件物事从那被子里面飞出来，幸得我躲闪及时，只听砰的一声，一只木枕砸在后面的墙壁上。

“女君！”婢子忙上前将乔缙按住。

“放开我！”乔缙挣扎着，朝我怒目而视，“是你告诉了我母亲！你得不到他，就不许我得到他！你这贱人！我划花你的脸，看你没了那张脸还能迷惑哪个男人！”

我目瞪口呆，看着她那副发狂的样子，竟已经迷了神智。

“夫人，去请舅夫人吗？”阿元拉拉我的袖子，小声道。

我摇摇头，看向乔缙，定下神气。

“表妹要去扬州寻裴潜，是吗？”

乔缙挣扎不过两个侍婢，又三天不曾进食，已经气喘吁吁。她停下动作，白我一眼，躺在榻上不说话。

“你去好了。”我说，“你去到扬州，找到裴潜，他认得你，兴许也会收留你。可你以为这样便能得到他了？从前在长安，他看过你几眼？你总羡慕别人有的，觉得别人的都是好的。你知晓裴潜多少事？他喜欢什么、吃什么、说什么、想什么，你知道吗？裴潜不是人偶，就算他娶了你，有朝一日你发觉他并非你心中所想，你还会一心一意喜欢他吗？”我一口气说完，摇头，“表妹，你与其说喜欢的是裴潜，不如说是你的执念！”

乔缙没有说话。

我等了一会儿，觉得她或许不会再说话了。心想也无所谓，她能听进去最好，听不进去，也只好寻个由头将这婚退了，以免让这个不着调的女人损了魏郊和乔氏的名声。

正打算离开，乔缙忽而冷笑道：“你以为你很了不起，是吗？”

我停住脚步，回头看她。只见她盯着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日在庙宫，见的就是赵隼。”她坐起来，笑意瘆人，“大公子也看到了。表姊那时是如何解释的？偶遇？我若告知丞相，不知……”

啪的一声，我抬手一个耳光，将她的话打断。

乔缙捂着脸，狂怒地要来抓我，侍婢连忙按住。

“这一掌是我替舅父打的！”我气极反笑，“你要告，便去告！不过你想清楚，丞相信了，我倒霉，乔氏也脱不了干系；丞相不信，你就是诬告之罪，乔氏照样受牵连！乔

缇，舅父一生正大光明！你有这个心就千万去做，莫话说一半又下不去手，丢了舅父的脸，也叫我看不起你！”

乔缇瞪着我，面色苍白，双目通红。

我再不看她，往门外而去。可还没到门口，后面传来她大哭的声音：“我要去扬州！吴琨要将其妹嫁给季渊公子，他要娶妻了！”

脚步似乎被什么绊住，我惊诧地回头，乔缇伏在榻上痛哭着，却不再挣扎。

“阿嫿……”脑海中，裴潜看着我，苍白而无奈。

回府的路上，车里静悄悄的。

我望着窗外，仍想着乔缇方才的话。

吴琨吗……我望着窗外，行人绰绰路过，犹如浮云。

“夫人。”旁边传来阿元的声音。她看着我，犹豫一会儿，道，“季渊公子的事我也知道。上个月公羊公子从南方回来，就告知过父亲，只是父亲不许我跟你说，故而……”她神色赧然，没说下去。

我也没有责怪。李尚这么做是对的，我和魏邈相处成如今这样也算不易，裴潜也已经与我无关，知道此事又如何呢？徒增思虑罢了。

“无事，勿往心里去。”我拍拍阿元的肩头，弯弯嘴角。

没过几日，南边传来了消息。梁仁先前参与赵隼的密谋失败，逃到了梁充处。不巧，梁充身染重疾，由其长子梁旦监理诸事。魏侓命岑瀚率军南下追击梁仁，梁旦软弱，闻得魏侓大军逼近，便杀了梁仁，将首级送入了岑瀚军中。

魏侓闻讯大喜，却没有停下，令岑瀚传话，称若梁旦肯降，即封为荆州公。梁旦本无战心，听得此事，即开了城门。岑瀚占领荆州，将病重的梁充以及梁旦一家老小送往雍都，可到了过江之时，船遇风浪翻覆，所有人都落水身亡。

魏侓让天子讣告，追封梁充、梁旦为荆州公。可是未等魏侓高兴庆祝，梁充的三子梁玟收整荆州残兵起事，攻占江陵等地，重为割据。魏侓大怒，正当再遣军征伐，谋士杨缙献计，说可以荆州为饵，令淮扬吴琨伐梁玟。

可是使者还未出发，南边已经传来了荆州被攻占的消息——梁玟与吴琨联合，突袭荆州，杀了岑瀚，与魏侓南北对峙。

正当焦头之际，四月末，许姬分娩，诞下了一个男婴。

此事犹如雪中送炭，魏侓高兴非常，亲自给男婴取名，叫魏治。



我讨厌吃药。从小到大，我每回生病，如果汤药没有加蜂蜜，我是宁可病死也不吃的。家中从前炖的补汤也一样，厨子常常为了不让我尝出药材的味道而煞费苦心。

所以，当我做起了药材生意，守着全雍都最赚钱的药铺，却从来没往里面拿过一剂药。当许姬生子以后，我觉得我有必要请个郎中来看看。

此事跟魏郅提过，他奇怪地看我：“无病无痛，吃药作甚。”说罢，露出不正经的笑，“夫人若心急，不若夜晚再努力些。黄绢上的图，你我才练了八幅……”

这流氓什么都不懂，我索性绕开他，让阿元去问李尚。

李尚得知之后，立刻四方探询。他从常光临延年堂的妇人那里打听到，太医署里的汪太医最擅长调理孕育之事，经他之手得子的妇人不少。于是，我择了日子，将汪太医请到了家中。

诊脉又问了些日常之事以后，汪太医抚须微笑道：“夫人身体无大碍，不过轻微气虚之症，服些药便可调理。夫人与大公子成婚不到一年，不必心急。”

我谢过汪太医，让管事送他出去。又光明正大地将太医留下的方子交给阿元，让她去延年堂抓药。

阿元把药带回来的时候，也带来了药庄的消息。药庄的药苗已经种下，但是长起来尚需时日。李尚也没让药庄的人闲着，去接了些制药的活儿，做药丸供给城中的药铺。

还有一事，就是吴璋与梁玟联合对抗魏催，南北之间局势紧张，公羊别的镖也暂停了。这是李尚的主意。四月以来，为防细作，廷尉对南北来往监视严密。李尚处事小心，劝说公羊别停了镖。

开春时李尚的货存了不少，断了通路倒还能维持一阵子。实在不行，把延年堂先关掉也没什么，反正也有别的事可做。

梁吴联合之事，对朝中的震动还是很大的。他们拒不受降，其余的割据军阀亦蠢蠢欲动。魏催加紧练兵，令魏郅为帅，在雍池和雍都附近河道操演水军。

魏郅十分忙碌，每天回来都是满身油汗，脖子上被日头晒伤了皮。有时，干脆一连几天歇宿在外，下次再见的时候，人又黑了一圈。

我向周氏和朱氏她们讨了治疗晒伤的方子，用蜂蜜调药粉，给魏郅敷脖子。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转眼到了六月，魏昭成婚的日子近了。

许姬还在产房里不得出来，郭夫人每日又要去看孙儿又要操持魏昭的婚礼之事，忙里忙外。我是儿妇，理应帮着姑氏分担。可是郭夫人似乎两件事都不乐意让我插手，她说我年轻不懂张罗，身边的张氏等老婢更会张罗。

我曾去产房里探望过许姬两三回，她躺在榻上，眼睛总不肯离开儿子的襁褓。一举得子，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喜事，可也许是魏昭就要成婚，许姬即使是有婢子好吃好喝地伺候着，脸色却反不如生育前红润。

见到外人来探望，她仍是从前那样谦恭地微笑。

有一次，我去库中挑选装饰婚房墙壁的绢料，剪了些样料下来准备带给郭夫人。路过许姬的产房，就进来探望。

许姬头缠帛巾，正在哺乳。她看到阿元手上的绢料，眼神定了一下。

“还有五日就要迎亲，府中必定很忙。”她轻声道。

日子记得那么清楚，可见许姬心里没少想着此事。

我微笑：“府中之事自有众人操持，姬静心养育便是。”

许姬抿抿唇，颌首不语。

就在迎亲前的那夜，用膳时，侍婢来报，说许姬烧热不止。众人皆讶然，郭夫人听到这话，忙问：“我孙儿如何？”

“小公子无事。”侍婢道。

郭夫人皱眉，道：“小公子不可再留在产房，让乳母抱入我房中。”

侍婢应下。

我与魏邾相觑，这时，魏昭开口道：“母亲，我去看看。”说罢，从席上起身。

“你去作甚？”郭夫人却阻止道，“产房有秽，男子三个月之内本不得踏入。何况你明日就要迎亲，更要谨慎！”

魏昭犹豫。

就在此时，侍婢忽又匆匆回来，对郭夫人道：“夫人，许姬守着小公子，不许我等抱走，夫人看……”

郭夫人脸色一变，即刻起身，朝堂后走去。

我看这状况不妙，对魏邾说了声：“妾去看看。”说罢，也起身跟去。

天色已经擦黑，许姬的产房处灯火光亮。侍婢见郭夫人来，连忙开门，掀开厚厚的布帘。我随着进入，只听乳母在榻前劝着：“姬身体不适，小公子方出世不足两个月，若染病……”

“我无病！”许姬的声调前所未有的高昂，“我儿只随我，任谁也不可夺走！”

“是吗？”郭夫人冷笑，昂首上前。

乳母和侍婢见她，忙退到一旁。

许姬抱着襁褓坐在榻上，巾帛下头发凌乱。看到郭夫人，她脸色倏地发白。

郭夫人走到她面前：“什么你儿？什么夺走？”

许姬望着她，双目突然泛红。她抱着婴儿在榻上起身，突然朝郭夫人跪拜，声泪俱下：“夫人，妾怀胎十月方得此骨血，母子连心，治儿随我必是无恙，求夫人垂怜！”

郭夫人看她的样子，脸上亦有不忍，正色道：“许姬，你如今生病，小公子不宜留在此处。我且替你照料，待你痊愈，自当送回。”

许姬却摇头，哭诉道：“妾无恙！只求夫人容妾留下此子，妾必肝脑涂地以报！”

郭夫人勃然变色：“安得出此昏聩之言！”说罢，令侍婢将许姬按住，掰开许姬的手，强将婴儿抱走。

“治儿！”许姬嘶声喊叫，哭得叫人揪心。

我看得有些不忍，踌躇片刻，也朝外面走去。

才出门口，忽然瞥见魏昭。

他立在庭中，双眼望着这边，灯笼的光照太弱，看不清神色。

我略一思索，上前道：“二叔。”

“长嫂。”魏昭行礼，片刻，道，“许姬如何？”

话音才落，许姬的哭声再度传出，我看到魏昭的脸上僵了一下。

“许姬不过微恙，稍加将养便无碍。我且在此照看，二叔回去吧。”我劝道。

魏昭的嘴角微微绷着，少顷，向我一揖，低声道：“多谢长嫂。”说罢，转身离去。

我看着他走出庭院，正要回产房，转眼看到庑廊的转角处立着一人。任姬一身素色衣裳，在柱子下半露半掩，虽然光照不强，那幽幽的眼神和婀娜的体态却能叫人一眼认出。

她怎在此？我讶然，正待再细看，她却身影一闪，不见了踪影。

回到产房里，许姬躺在榻上，已经不再哭喊。她望着帐顶，双目空空地睁着。

“少夫人。”只有两名侍婢留在这里，看见我来，连忙行礼。

我上前摸摸许姬的额头，有些烫手，但并不严重。

“许姬发汗了，去盛些热水来擦擦。”我对侍婢说。

侍婢们应一声，走出门去。

我才要起身，手突然被握住。转头，许姬看着我，红红的眼眶越发显得面容憔悴。

“他曾说要娶我，照顾我一世……”她喃喃道，声音又轻又哑，“我不顾夫人羞辱，不顾父母责骂，可他什么都没给我，连我的儿子也不肯给我……”

我愣了一下，她说的“他”当然是指魏昭，“夫人”却不知是指郭夫人还是吴夫人。

“姬累了，且安心歇息。病愈之后，姑氏会将小公子送回来的。”我安慰道。

许姬看着我，好一会儿，唇边挂起一抹单薄的苦笑，松开手，闭上眼睛。

室内变得安静，我看看悄无声息的许姬，心里有些后悔自己为何要跟来。郭夫人一心想着孙子不惜翻脸，魏昭不敢进产房，我这个儿妇却要来帮忙收拾残局。

正郁闷，阿元来了。

“夫人，大公子要你回去。”她瞅瞅榻上的许姬，小声道。

我颌首，此处也的确不需要我做什么，吩咐两名侍婢好生照看，起身出去。

“怎去那么久？”回到屋里，就看到魏郅皱着眉头的脸，还有案上的饭食。

我这才想起自己刚才的饭只吃了一半，闻到味道，肚子一下就觉得空了。

我望着魏郅，无辜地睁着双目，小声道：“许姬病了，姑氏忙不过来，妾总该帮助。”近来，我发现这招对魏郅亦是适用。有事开口的时候，斗嘴斗不过他的时候，我这么干，往往有不错的效果。

魏郅看着我，果然，脸上绷起的线条缓和下来。他嘴上却不松，捏捏我的鼻子，眉头一扬：“我发现夫人近来越发会顶嘴了。”

我微笑，决定跳过话题：“妾腹饿了。”

魏昭迎亲很是盛大。他身着礼衣，头戴金冠，乘车从魏府到宫城迎接公主。我与族中妯娌留在府中，据出门看热闹的阿元说，乐声奏了一路，路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拥挤得好像全雍都的人都出来了一样。

我听着她形容，却想起从前。乳母曾骄傲地说：“我家女君出嫁时，必定只有公主下嫁可比。”这话在后来，却显得辛酸无比。我嫁给韩广的时候，长安围观的人也不少，但人人都知道我是被撵出皇宫的；而我嫁给魏郅的时候，别说夹道迎亲，我连见舅姑这一条都是回到雍都才补上。

魏郅和魏昭，一个长子一个次子，娶妇的排场一个地一个天。

思索间，门外乐声越发嘹亮，只听家人道：“来了！”

我张望去，只见魏昭衣着华贵，从螺钿镶嵌的马车上将新妇扶下。

“夫人……”阿元突然扯了扯我的衣角，我回头，她示意我看后方。我张望去，不禁讶然。

人群后面，许姬头梳垂髻，面上粉妆雅致，身着来雍都那日的织锦深衣，娴雅之态毫无二致。

她静静地立在廊下，如同一尊精致的雕像，望着魏昭与新妇缓缓行来。



六十九 · 妯娌

我讶然，心想许姬来这里做什么，过了会儿，却见张氏快步走过去，对许姬说了些什么。

许姬望望郭夫人那边，神色平静。片刻，她微微低头，转身朝院子的方向离开了。

“夫人，方才二公子似乎看到许姬了。”阿元说。

“嘘。”我对她微微摇头，继续转向前方。

堂上宾客满座。新妇以一把玉骨镶金的纨扇遮容，搭着魏昭的手，慢慢走到堂上。赞者祝了一声，魏昭上前，将新妇手中的纨扇取下。

只听众人一阵赞叹，我望去，新妇粉妆精致，桃腮朱唇，与头上的明珠金钗相映生辉。

这位公主名蕙，生母是先帝的王婕妤，封号沁阳。

先帝子女众多，我跟沁阳公主并不熟悉。她不爱出声，跟太后不太亲近，年纪又比我小，从前在长安，我们也就见过几回。时隔数年，如今在魏府再遇，这位公主的模样比从前长开了许多，装扮起来，已然是个窈窕丽人。

魏催与郭夫人坐在上首，看着新人在面前跪拜，俱是笑意盈盈。

魏邾是长子，魏昭成婚，他也要受新人之礼。今日他难得穿一身大袖衣裳，儒雅的衣着遮去几分武将的锐利，看上去竟不但毫不违和，反而衬出几分俊朗。

早上穿衣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心里嘀咕果然近墨者黑，魏邾这样的武夫我都开始觉得顺眼了。

婚礼很热闹，宴席之后，新人合卺，我回到院子里，已经月上中天。

进到屋里，我闻到一股酒味，只见魏邾躺在榻上，身上的衣服没有换。他今日虽然不曾出门，可又是迎宾又是饮酒，想来都觉得累人。

我轻轻合上门，走到榻前。只见魏邾闭着眼睛，似乎睡着了。我没有吵他，在榻旁坐下，端详他一会儿。

魏邾的睡相一直不错，我有时早晨先醒过来，看到他眉眼英挺的线条染着淡淡的晨光，别样的静谧与安详。现在也一样，烛光下，他呼吸平稳，能看到双睫在眼下排列如羽。

我忽然想，如果捏住他的鼻子让他憋醒，会是如何？这个念头乍起，我竟有些兴奋。魏邾这样把我折腾醒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偶尔也该回敬。